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節

清之上。再舉頭看聖之兩字乃得。要之清字原不同也。

聖人所爲。使于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于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勿寫人孤高一流。作獨行傳贊去。

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

是聖之時。不是以時爲聖。

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

惟淸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幷聖字亦高一層矣。即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

只一時字。包得三聖。惟其智也。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唐順之文 學未至乎聖。而遽欲爲其時。則心無所主。或反流于猖狂縱恣者矣。漢儒反經合道之論可鑒也。評 曰聖之時。先須得其聖。而後論其時。此意好。又 時非聖人不能用也。評 時字是聖人勘識道者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意。文 至聖之所以爲聖者。不外乎中而已。評 提出中字。正見發明。看末節註。三子智不足及時中道理自得。張評不必拈出中字。此俗服講究。非學者

正法也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矣此正荆川精于理學得力處衛公何足與言此此種說數似乎高老足以貳後故辨之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實實見得如是故定爲千古定論評家每謂孟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於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篤信之實矣此等議論最害道竊嘗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

孟子願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尹處尤極精采割烹太甲二章闢論嚴正微旨可見或議孟子勸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看

光學伊尹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更不足法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集字包衆小成在內

金聲而玉振之也解集大成之所以然開下聖智之事孕下聖由於智之意

金玉二者在衆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illegible]旋音始于黃鍾而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去一則有迭爲宮角之理苟有兩胡而無清越有隆大而無纖微是失其所以迭爲之本也[illegible]旋宮雖小成獨奏亦然不切集大成集大成謂兼統衆小成耳兩胡清越隆大纖微咸備莫已却不論迭爲之本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衆聖人知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例。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

歸有光支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知之皆眞知。**評** 眞知二字不切。

清任和皆眞知也。孔子之知更全且盡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

三子自有條理之始終。知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

所重在條理皆貫耳。

上節分列聖號。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个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

上是就集大成三字就樂說始條理者以下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說亦其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說知說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旨分明下節聖由於智之義已隱隱逗漏

理無不全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下節之意即從此見得

智譬則巧也節

上節聖智分說此節說聖由於智而首二句尚平列巧力欲重不得

附末二節文

惟時聖能合三聖之全智與而聖途不同也蓋孔子之與于三聖者實以智聖合三聖之大而其所以能合者則尤在乎智也觀

之樂復觀之射不可得其獨舒之巧哉且以天下觀聖人凡爲聖人無異也以聖人視聖人而後悟聖人亦自有其偏全焉不知一聖之全不知羣聖之偏也不知一聖之所以全亦不知羣聖之所以偏也觀其後見并包之甚有甚宏遡其先見本源之際有獨至此其說可善喻而得之五刻敘四聖而分系之以名得無謂淸任和之與時各專一聖人之號而莫能相兼將同類而並觀也哉此明乎聖之謂聖而未明乎孔子之謂孔子也今夫春秋冬夏析之無不可以極一氣之理而必以備序者爲元運之尉速久處仕分之無不可以盡一聖之德而必以統同者爲變化之至也然而時也者循環而不見其始流行而不見其終是可以觀孔子之聖而未可以觀孔子之聖之事矣則猶未明乎孔子之謂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夫春秋號樂統名金奏詩

頌和平。必依磬聲。蓋以建中和而總條貫以降天神出地示實惟金聲玉振主之。何則。編金之鏗也。編石之辨也。匏土之函胡也。革木之隆大而無餘也。絲之哀而竹之濫也。大不揜細。短不凌長。分而觀之。始終咸具。此所謂條理者也。然八音各自有其端。而不能共爲端。各自有其止。而不能共爲止。合僞而化之外。有爲之綱紀者焉。則金聲所以始條理。而玉振所以終條理也。吾于是憬然于孔子之事矣。洪纖清濁。翕然萬殊。始之所以極其變也。清越和平。詘然一貫。終之所以成其章也。故有鏄鐘以宣其氣。而有特磬以節其歸。猶之有神明以開其天而有化裁。以入其域。知事也。聖事也。孔子之集大成以此。然而智也。聖也不弟孔子有也。知清而後能清。知任而後能任。知和而後能和。三子未嘗非知也。知清而必底乎清。知任而必底乎任。知和而

必底乎和。三子又未皆非聖也。然而集大成必歸孔子者。非其聖之有至有不至。而由其知之有大有不大矣。此其理猶射者然。射而不至。而不可謂之射。至而不中。則已及乎百步之外矣。雖失鵠焉者。亦猶固不為病。然有發必破的者過之。終不若其至而中者之巧力兼絕也。然則三子之止于清任和也。聖限之乎。知限之乎。孔子之集大成也。聖與之乎。知與之乎。以是知賦受之散殊。雖聖人不能無厚薄。惟克盡大賦受之量。斯散殊皆可以盡性。學聖者固恃有力行之功。而理道之中正。雖聖人不能無明徹。惟推極大理道之原。斯中正自出于窮神。學聖者尤貴得致知之要。其在易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之在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然而皆統乎知矣。則智也。聖也。在孔子者一而無端。在學孔子者分而有序。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illegible]昔者三代聖王。皆起于侯伯者也。身有正天下之功。而其時之莫大諸侯。亦未嘗有亂天下之罪。使一旦舉封建廢之何以謝元德顯功之後哉。[illegible]何故處心積慮欲廢此法。[illegible]吾之所困者勢也。後世子孫之所因者法也。法不足以維其勢。則治之功歸于勢。而亂之罪歸于法。是天下無賴有天子也。故定爲一切之法。使後世變吾法而得亂。則吾亦無罪于天下焉已矣。

[illegible]若三代聖王。皆懸勢得天下。此却是大害道之言。聖王亦無以法維勢之意。其法皆天理之自然。後世多此種議論。由其胸中先有是郡縣非封建之意而發。[illegible]吾聞先王建都。置諸四達之地。使後世有道易以興。無道速以收。則其視天下猶公器也

[illegible]可知無私。安子孫意。[illegible]惟是子孫不安。則天下亦受其亂。內

勢不重。則子孫不得而安。欲避私子孫之嫌。而反成亂天下之勢。非得策也。于是分天下爲九州云云。【評】只是天下不安。子孫亦受其禍耳。內勢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殺。豈爲安子孫而重哉。後世舉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文】以至在官者食其勢。在田者食其力。而皆以爲環衞天子之地。【評】理勢固然。然以此爲制度之意便悖。【文】黄池爭長之時。稱王者忽降爲伯。秦楚爭伯之日。並帝者仍退爲王云云。【評】觀此爲法。足維耶。抑理足服耶。【文】將欲按王國之籍而正其爵。按侯國之籍而正其祿。非命世大材。孰起在位者不能。【評】須聖人耳。命世大才。何代無之。○看其經營指麾。直有管仲孔明作爲氣象。惜乎本領卑。只在權勢功利上起脚。不見三代聖人全體大用耳。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

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彌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張子宋公必不吾欺也。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靡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於無窮，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何不識死活哉。其亦未之思耳。

章世純文 先王之班爵祿，要於足以相馭而已。**評** 便只說得勢力，**文** 臣與臣不欲其太別，不甚別，則可通協恭之義，非可爲犬牙之制。**評** 此却以暴秦之肚腸揣摩三代聖人之法制矣。臣與臣何嘗不大別，卿與中下士相較，不止十倍也。**評** 千里猶終不足

以馭百里也先王所已無奈何矣【評】何不為郡縣然則秦秦贊
勝先王矣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
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
私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
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計從勢力起見斷無出于廢封建為
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
亦慘于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並詆三代聖
人之制亦從勢力相製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陳傅良論】封建者聖人公天下之大端要亦以自利焉其爵位祿
入一與天下共之然後人主之勢蟠于天下而不易動搖【評】如
此說只成勢利雖曰公天下皆私矣豈足與論古聖人制作哉

【段】天子者自天言之有司之大者也【評】提一天字便可見封建

之初。【文】諸侯大者百里七十里而遙，小者不下五十里而近，衆建而少其力。示易制也。【語】此賈生、利漢策，非三代以上意也。【語】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制其國，或至戕民耳。不知戕民起于旦夕之任，不起于世守之君。令其有社稷而長子孫。夫何所不拊循以自固。【語】此郡縣制行，天下所以多酷吏也。【文】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據其國，或以召亂耳。不知召亂起于悍侯者小而逼。起于無悍侯者大而迷。令自有其土而自戰其兵，夫何所不挾持而因以自延。【語】秦亡之速，宋亡之慘，可鑒也。看他古今之說，雜揉參和而出之。然到底今多古少。蓋其隱微深錮，皆今說所浸灌，而古說之至者未嘗有聞。漢唐以來文人多坐此耳。

天子一位節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不是必如此而後天子之尊

爲不可及其要領秦以後心法也。

[illegible]封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與之共理方是聖人之心。今作者甚講人防微杜漸制馭鈐束事制曲防上去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爲秦人郡縣自私漢高猜忌功臣之心後學如此作文眞不讀書也【評】千子之論至矣陸機柳宗元尚不明此義況秀才之猥陋乎。

天子之卿節

【祝留耕文】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義勢使然耳先王何庸心哉不然意主外重則侯服而稱王者有之矣意主內重則世卿而分國者有之矣先王亦安能逆計其變而曲爲之防哉吾故曰此公天下之心爲之而非有私也【評】後世如唐重藩鎮宋重禁軍都是私意耳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

者。亦只講得大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讀此覺如太陽當空。霧霾盡消。而世且必曰。此老生常談也。奈何。也只爲偌大世界。千百年來。總是一个私心結成。牢不可破耳。

耕者之所獲節

綱文 農夫終歲辛勤。猶不免于窮餓。而官司之守。不耕不獲。坐飽富強之利。則又誰不樂在官。評 近日此輩橫極。貫一闕有至萬金者矣。文 庶人身辭畎畝。既無望於秋成。而官家之事一不當。刑罰隨其后。實則利禀不充。彼又何樂于任官。評 此俸薪工食之所以不可薄。正所以責其廉也。此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

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illegible]自代耕之義不明。而吏胥狠役。因得以侵奪愚民。其時公侯卿士。又但知剝民自奉。而先王重農之旨。於是乎泯矣。[illegible]後世民害。盡此數言。

此節根源。却在上三節結句中。

此節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義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

須知天子以下皆代耕耳。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

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不是先王于極細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于九九。七政之始于日行。聲律之始于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士貼身一級。即中士。由此節節推上。次第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道。亦瞭然可見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于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結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爲苦事。今

則皆視爲樂事。惟以爲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

拜守之義甚廣。人自認煞在此節耳。不知此節阿差之根也。

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次五等。即五等六等之上次也。

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爲差祿之始

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爲計。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積。刑名錢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掇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蠹胥。蝗蝻衣鉢。并爲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

良法。周官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于古。亦或其一端。

此輩正要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致治。未有不由此也。

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熹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線索始一。更盤踞深固。不可破矣。

與夢龍文 用封建之法善矣。而卒有六國之禍者。何也。代耕之法廢也。故天子尊。則在官者爲陪臣。春秋是也。諸侯尊。則在官者遂爲說客。戰國是也。**評** 說客另是一種。如秀才失職而爲游客

甞獄與衙役又別。但亂天下則同。【文】秦不師古。以吏爲師。則向之所謂說客者。盡爲深文舞法之人。不則爲揭竿斬木之徒矣故秦之任吏。不始于焚先王之書。始于廢封建之制。【講】此竟始于焚書。故孟子亦云惡害己而去籍。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

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患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首節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爲賢。彼挾不貴以爲貴。纔

賓謁客。煽詡成風詩文講學。爲雛落之吹嘘。布衲幅巾。爲馬首之拜。相誇爲交友之大榮恬不知恥。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陳際泰文 知所爲命友之意。而挾者陋矣。評 不止一陋。文 爲狗馬爲子女。皆庸俗馳騁之宜。然無志于友則已矣。夫旣謂吾徒而來。則此中之律度。似當相程耳。評 此吳門人所稱大老官與老白相者也。今日聲氣中人。不過此一流耳。而自謂道德文章之交。豈不可恥。要知三挾中。只有挾貴一途最利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節

董楨文 德隆則從而隆也。如是而惠公之心安。而子思之心以安評 其所以安之故。以其定于天也。文 無德以相使。即遇有可使者。反謙讓未遑。以外釋其嫌疑之迹。則遂繆致恭于王順長息

矣【評】燕昭之師郭隗亦權術耳。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于天則其輕重差級固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諂。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此節末句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斡旋者。皆小兒强解事也。

舜尚見帝節

凡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逗斷讀語意乃醒。

倘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子友孝子。懿親昆弟相友。猶未爲奇。惟天子而友匹夫。遂成奇語。

【正講友】五典之内莫不有友焉。以父子言之則有父事之友矣。以兄弟言之則有兄事之友矣。即以夫婦言之。亦敬相待如賓

矣。獨施之于君臣之際。似覺不符。而不知其于友誼較切也。

自秦漢以來。不知此義久矣。

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當時猶以爲怪。豈勝歎耶。

用下敬上節

用下敬上四句。章意本側。然連下二句讀來。尚是平語。則此四句不第側未得。并互說不得。

附此五人者三句文

進斷大夫友德之心。惟自忘故能使人忘也。夫使獻子而有不能忘貴之友。是猶獻子之有挾也。斷以不與之友。而五人之忘貴也可知。則獻子之不挾也更可知。今天下諸公子爭下士。士應之以千百計。謂非賢公子能自忘其貴。不至此。嗚呼。此正處處

然以貴收之耳。使其身生韋布。即折節相傾納如今日。豈有歸之者哉。友之者曰。吾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莫不爲我致也。其致以德。仍致以貴也。爲之友者曰。彼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安得不爲之死也。非死其德。仍死其貴也。蓋其視貴也重。而以輕用之天下阿合苟容者流。鮮不爲貴所驅使。固無足怪。獨奈何有下士之德而挾貴以行。其所得士。止阿合苟容。阿合苟容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亦甚愧于孟大夫之取友矣。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固也。使大夫而自有其家。大夫之友亦必久矣不與大夫友亦固也。然亦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倘不能無大夫之家。即無之矣。或陽示以貧賤之肆志。而陰感其富貴之輕身。或外飾以脫略之形骸。而中藏其精工之媚術。辱車騎于市井之間。爭飲食于傳舍之內。以就好賢之名。而成輕

侯王之節。若此者。無獻子之家。而實有獻子之家者也。於是聲聞于諸侯。而權重于國。封地日以侈。奉邑日以廣。大夫卽欲不自有其家。何可得哉。然則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而又不然。大抵權門赫奕之氣。多成于承旨藉餘之人。居勢者不自知其勢之可尊也。有慕勢而來者。而勢尊矣。有來而善張其勢者。而勢益尊矣。推崇之事盡。則貧賤少間。遂驚其有屈己之奇。知其庭必無賢者之跡也。此固獻子之有賴乎五人也。若夫賓客諛佞之風。又多開于驕矜縱恣之主。附勢者不收遠謂其勢之可親也。有乘勢以招者。而勢親矣。有招以益重其勢者。而勢愈親矣。頤指之習成。則迎合至深。反謂其有忘形之雅。知其人必無正直之交也。此則五人之行賴乎獻子耳。不然者。五人有高世之行。而獻子無樂道之誠。此五人者必不得合。卽合焉

而嫉隙生于燕媟之間。讒語來于忌嫉之口。獻子之家。又安得五人之名而稱之也哉。且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求友。天下闒茸影附。進于前者不可勝數。要皆求友于獻子者也。而獻子之友。卒僅以五人著。是五人以外。皆不與之友矣。其不與之友何也有獻子之家者也。然則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其以爲幸也亦宜。非幸獻子。幸五人也。幸五人。即所以幸獻子也。不然。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嗟乎。世流日下。朋友道衰。布衣昆弟之好。每見棄于仕宦之時。平居道路之人。忽言歡于顯榮之日。至于曳裾侯門。雖執鞭有欣慕焉。或且挾其聲勢以奔走天下。天下不以爲非。交遊不以爲恥。若而人者。不惟孟大夫所斥。亦五人之罪人矣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曰請無以辭卻之節

請無以辭卻之。辭字與却字不連。請字與無字不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節

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節

兆是端倪。端倪卽從本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非于大道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大士文甚暢晰此旨。而不覺手滑疏。又忽墮作用界去。亦熟處難忘耶。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

王撰文 輙以不孝。美論以愧其心。**評** 後儒之解春秋。每有此論。朱子辨之明矣。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畧。盡于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毛義奉檄而喜。伊川不爲妻乞封。其義一也。

退之爭臣論。永叔司諫書。俱從此章脫出。

始進以正。爲貧爲道皆有之。

美官不過多得錢。此宋太祖愚弄武夫之言。不謂今日學士大夫竟奉此爲安身立命之術。

爲貧者辭尊居卑節

爲貧之仕。只合講富。如何論尊卑。尊卑所以爲貧富也。

辭尊居卑節

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此中正有學問。并非傲物玩世之謂。

學者果有本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盡職耳。纔說有輕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曰非百里才。又

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孔子嘗為委吏矣節

貧仕固不為行道。然其所以不為行道者。即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即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牛羊茁壯長。即是地平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為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歸有光文 君子不能行道于斯世。而至于為貧而仕。宜若可以苟焉為之。而不知禮義所在。無苟而可苟者。**評** 此透頂之語。人不解道。**文** 使其出入無悖。芻牧有方。云云。**評** 會計牛羊中。即見全體大用。此便是曾點暮春一段。具堯舜氣象也。○仕原主行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處處從本

後一句倒折入來。方見爲貧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貴
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
此于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看出絕大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
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手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
此是甚境界。如是講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此不是太僕莫想
容易道著也。

位卑而言高節

道不行句。應仕非爲貧也句。位卑言高句。應有時乎爲貧句。結所
以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一邊。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曰君餽之則受之節

子思不受之下。蓋字之前。正有下節善養意在其中間。

繆公此問正要想出法來。奈何以無餽便了。

今日之臺無餽。正由于前日之亟問亟餽也。蓋字只是直接。更不再作一轉。商量出善處之法。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節

只是鼎肉兩字。上節讀得略重。此節讀得略輕。上節讀得略遲。此節讀得略快。中閒許多意思。便已了了。此程子點掇念詩之妙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且君之欲見之也節

艾南英文 爲其多聞而師之。**評** 萬章原不說師。孟子謂多聞。則已可爲師耳。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

本爲不見諸侯說到君欲見賢。夫義路也以下。又轉收到賢人身
上。若再根見賢。則顚賓失主。却又脫離不得。
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讚君子。正是責重
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爲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荅不見諸
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
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
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
禮字爲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路之義。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已分量識見恢
廓上去。可見誦讀論世。仍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
處。非汎嘉博辨古今。從成个沒頭學問也。上蔡兼舉史論。程子

斥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却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話頭接引後起熟思此章之義此話頭如桶底脫矣上節言人之分量下節乃言其識見耳上節數層只要襯出爲未足三字來以見其尚論之識如是也若分上節爲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而以下節爲友古人兩節一串直下有層級而無異同則眞不會誦讀詩書者也

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祇述不論義理開訶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即所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耳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一串

首節

鄉國天下是分量不是地方

天下善士。是頂一號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以當此號
者伸紙舐筆。便要見得其人身分始得。若徒作聲氣應求之言
猶是八寸三分帽子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節

取善無限量在人志識耳。以爲二字要說得好。

熊伯龍文云云。評他所見只到得論古二字。不道此章總爲一箇
善字。是大脫卯處。

又尙論古之人句逗住。是接應上句語。虛籠下四句。下四句是此
句之緣起方法須詩二句。要跌起下知人論世。

陳子龍文有志於天下者。必結納當世之偉人。而以意爲之。評此
章原不爲得志天下而設。開口便粗。與章意無涉。文老師鄙儒
守章句。拘文辭。茫然于時勢之勝。而是古非今。遂使大略者一

粲罷去。評吾嘗謂講章所以掊邪說。即此意。然只爲茫然于道理。故并時勢不知也。文儒鄙之家。好論其理。至于空虛而必入于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評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腐。正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興亡之故者。文浮慕前修。强求其合。則以上古之事。可興于末世。而天下受其害。好誂一說。必求其全。則自大賢以下。不免于謗議。而通人疾其妄。不知世固有異同矣。評古道未始不可興于末世。只是見淺力小耳。其意專譏程朱。乃所謂不論不知也。況此豈止異同。文匹夫崛起之人。不見經籍。而行事暗與古合。或偶舉古人一二事。而慨然能知其成否。此其能審大勢論大端也。評然則不必誦讀而竟論之知之乎。全不是論世知人道理。須讀論知。總以求古人之聲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尚友只爲明善。如孟子尚論伊

尹伯夷柳下惠能斷其皆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是爲善頌詩論知爲友善之極則此只做得精于史鑒以立功名之說故不但詆程朱作打輕孔孟之心學者所當戒也文宋人謔貶漢唐而奉周公孔子吾恐古人不我友也評滿肚瘩塊爲害在此如其言將周孔不足取本刪可怪矣人每怪宋人苛論古無完人以爲好譏彈非也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爲已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耳即如揚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夫不更賢乎好譏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友善者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

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爲至聖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論或不以詩

書論。此孟子尚論雙眼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于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于程朱。論世不得聖人之義。是非橫決。徒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孰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病。大約不出穿鑿附會耳。

梁燮攻云云。評讀書論世中至味。說得津津痛快。以視舍詩書名敎之好。滾滾馬頭塵。其所交盡浮薄齷齪之徒。蠅營狗苟。塗抹淫生。居然共命風雅。以遂覓攫金爲心。不復知世間有廉恥事。不知于讀書論古何如也。三復斯篇。惕然有省。

齊宣王問卿章

王勃然變乎色節

湯聖良攻云云。評從庸君心坎中。搜索出一時情事。覺得利害切

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不曉事。唐突及此。又不敢直叱其言之非。又自以爲有容忍。令左右不洩不測不覺。默然時。已露出勃然變色之狀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四

孟子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徐乾學文 告子之言性也。謂生而有性。特其氣耳。評 後來紛紛。總不出一意枝生。文 因氣之無善。而謂性亦無善。將反之以爲功。從事於所不易。則天下滋懼焉。評 氣便有善惡。不可謂之無善。但異學最惡理字。則不得不以氣爲本耳。告子天性剛傲。看其辭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直折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於太原之意也。

陳際泰文 告子外仁義。非禍仁義也。評 外卽是禍。文 聖人之爲教也。有端有權。而皆以性爲言。評 不是聖人爲言。理本然耳。文 端者本乎其所有。孝弟之類是也。權者本乎其不得已。若禮樂繁

重之類是也。評 他看得這箇都是聖人安排添入。說來聖人之道。都靠椎用枝梧。文 告子叫之曰。女性無仁義。固不可不爲仁義也。不徒取聖人之所添入者而壞之。併取吾人之所固有者而誣之。則告子之理不足。評 然則孟子爲告子絕滲漏句耶。聖人添入一句。見其底裏。文 告子非禍仁義者。其外仁義。凡以明性也。其明性。凡以隧仁義也。評 外仁義矣。又明何性。仁義亦不須汝隧得。爲何定要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道孟子不得已撰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本真。推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總是孟子一流。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例。皆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爲正法眼藏。自莊列告子五宗禪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秀才已皈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無哉。

首節

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萌。此處提破。連後食色孟季子二章張本都見。陳定宇以為脫一仁字。猶顧須在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為字。亦指義字居多。

陽明看義理都在良知外。此所以害良知也。

性與義。告子本是二之。偏說二之不是。陽明明是禪。偏說禪不是一般狡獪。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節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歧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為喻。而輕輕下一為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為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觸滿百出。不攻而自潰

告子曰爲。孟子曰戕賊似乎深文。然將順字一襯能乎一跌轉出

戕賊二字來。固勢必然而理非誣矣。

順字對爲字。故者以利爲本。惟其順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卽佛老家之寓言。閃爍支離。不可方物。其

實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

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迹。迹何從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

柳湍水馬炙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

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義

外。此所謂義外也。何妨若善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道。

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

孟子得力處。正在知言。知言之功在格物。

陳大猷文世之論者。以聖賢之言性。不重夫自然之說者。非通論也。夫亦深辨其自然者奈何而已。苟涉乎人之所爲。豈得尙號爲性邪。評聖賢正以理爲自然。性善者自然之極也。文號曰無善。又曰無不善。二端之迹既無所托。三品之論亦無所起也。莫得而名之。是亦物之最善矣。評以善爲贊詞。如釋氏所稱善哉。此蘇氏胡說也。文夫爲善人之所難。而任性人之所樂。評此晉人亂道。從古聖人無任之說。然任性乃惡也。聖賢豈成人之惡哉。文無善之說近道。而重疑天下之心。性善之說似偏。而可定天下之志。聖賢教人言此不言彼也。評只是此障難開。自陸九淵王守仁以後。禍益深矣。文善治水者。任其勢。善治人者。任其性。評潤下非勢也。文性可任乎。則固已斷其善矣。此權辭也。評以任性自然爲說。此本之老莊。却以無善爲宗。雜合二氏之言。

顯攻孟子不知本。而又以爲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爲回護者。郎陽明所云。不忍牴牾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爲朱子晚歲已大悟也。此等說數。浸淫於學士大夫胸中。老大不然孔孟。何況程朱。

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節

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陽明謂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郎是此意。不知能視聽言動的。這箇正是無分於東西之水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聽之聰言之乂動之肅。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

之性也。荊川文、將人字水字頓斷、折入性字。深得其理、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陳大士龍文】告子之與孟子論性者數矣、而終不能合者。一欲知其本。一欲立其教也。【評】立教正以本。教豈末術、【文】無辨折証難之才、而徒執其本然之說、則事之可疑者多矣。【評】告子理窮。非辨窮也。【文】告子曰生之謂性。此其言非有所謬也。易不云成之者性乎、而子思亦云天命之謂性。其意大約相類耳。【評】易成之者性。上有繼善句。子思曰天命。正以其善也。【文】此言萬物之性。皆出於此時也。非言萬物之性。一無所異也。【評】告子生字。亦不指呱聲墮地時。如臥子言。只初生時有性。而後遂無性乎。【文】且夫人之言性者必以為我既知之。而將以教人也。故嘗指一物以明之。告子意在獨知而已。故知其本而忘其末。知其所以然而

不知其所當然。是以取驗事物而爲孟子之所竅。[評]聖人盡性便盡人物。贊化育。豈僅獨知而已。獨知性。只是二氏之說。然二氏亦便以此立教。未有忘末而謂之知本。不知當然而謂其知所以然也。[文]生與性二義也。白與白一名也。而奈何例之。使曰不然。而告子之說可明。[評]告子原說生卽是性。非二義。故不得不然。孟子之詰。使其曰不然。孟子固又有以折之矣。[文]凡孟子之說難者。皆言性之本異。而告子之置對者。皆言生之本同。宜其有犬牛之難也。[評]性善是言本同。本同者。言人理也。性善只一。生有不同。告子只指氣同者爲性。故到人與犬牛道理上說不去耳。[文]然而所以勤勤乎言性之旨。則孟子是而告子非也

[評]此一轉。卽陽明晚年定論之奸計。[文]聖賢意在教人。而性命之精者不言。非不知也。以爲言之而無所益於天下耳。[評]聖人

於性命之精者無不言。公所見乃其所關者性命之精豈有無益天下者。**文**彼告子者。旣無教人之意矣。而好以性之精者示人。又不從而爲之說。蓋欲以自然者自適乎己。而後世虛無之論。亦其類邪。**評**即如其言將虛無者知本邪。告子正爲不知本。故理窮。臥子卻以爲其辨拙而理不窮。及其代告子辨也。爲連告子所主之義都失之。告子本以知覺運動言生。猶陽明所云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臥子卻以生死之人當之。果爾。則孟子亦不必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告子然之矣。竊恐告子辨才遠勝臥子十倍。臥子尚未知告子言。安能知孟子言。獨其悍然敢以告子爲是。而直非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辨拙。孟子理不足而辨勝。是告子誠而孟子黠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小小罪過也。嗚呼。此非陽明之害歟。

陳際泰文 生之謂性。非告子之論。而固聖賢之論也。然而孟子致疑者。非疑其言而疑其指也。評 反說孟子疑。是孟子不解也。直敢亂道至此。毅然非聖叛道而不顧矣。天下何得不亂亡乎。更有一義尤無忌憚。有云孟子長於告子。非道過之。其辨勝也。然孟子能紬生之同性之說。終不能紬生之謂性之說也。辨而窮之。是佐之使粹也。其狂悖如此。

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辭闢。後人猶祖其說。謂告子未嘗不是。孟子為流弊立教。故為矯枉之言者。嗚呼。使無孟子。幾何其不以告子為聖人也。

首節

告子以前諸說。其病根皆出於此耳。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節

【質疑文】孔子之時識性者多。故言理兼言氣而性自從理以正孟子之時言性者多。故言理不言氣而性不從氣以輕【辯】源流井然【文】告子之說主氣氣則以天而輕人者也【評】告子正不知天天即理也【文】孟子之學宗理理則以人而成天者也【評】孟子正要知天事天【文】兩漫應之為然【評】告子不得不應耳非漫也

然則犬之性節

【總評文】天下莫尊於同莫賤於異天地萬物誰同也而或求異焉則物中之最不肖者矣【評】孟子道性善正為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為生中有不同耳【文】強陽發其運動精爽生其神明因而循發生欲與物有期而性之名歸焉【評】艾云認血氣精神為性大力之不讀書如此余謂說他不讀書他定不服只是讀他書不會讀聖賢之書耳【文】生之謂性猶曰性之謂

性也【評】不過傳習錄最多此文法【按】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告子不謂異也天下盡不謂異也即孟子亦不得謂異也蓋不異而天地萬物始玄同也矣【覽】大力不謂異耳告子已謂異矣【按】

【孟子】今有駡章大力曰大力之性猶牛之性犬之性也大力必怒矣若大力回護此文曰吾見之於文不應自矛盾因自認與犬牛等也則犬牛父子無親兄弟無序夫婦無別大力果自認與犬牛等乎背生叛經侮聖賢不自知其身之等於犬牛然則侮聖賢誹先儒之報不待如佛氏之說報應墮落畜生道也【評】艾先生此評非駡也痛哭流涕而道之親愛之也秀才不明聖賢之理誤惑於佛老陽明之說身入禽獸而不自知同為人類者不號呼激直以救之不仁也艾先生之評仁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

公都子不能答節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殺活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離故處。已過于灘。秖是一箇主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明只在轉機處薦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彼將曰子亦曰六字。如兔之脫。如機之發。少縱即失之矣。

公都子門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首四節

局之文 知性之善。而無善無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始見於氣者然也。可善可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既入於習者然也。有善有不善之說亦可存也。性之偶殊於質者然也。評 原頭只有性善。知性善之為至理。則三說亦有次第分看處。

知性善之理一。則三說皆可以備論性氣質之分殊。然無善無不善。畢竟不是。不可存也。

董槙文 一人言之。吾熟折之。猶懼其孤也。天下言之。吾嘗或聞稱之。則其涓涓不絕。而其流將成江河也。公都子雖賢者。儒固無慮此。吾甚患夫天下後世之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久且習焉而不覺也。辟自陳澔以後。講學者皆不出此言。

孟子曰乃若其情節

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溯洄而上。故極明顯。眞說擴求。故以利者也。此及下節虛虛發凡。惻隱節四者之心。方是就情之善。弗思求舍半段。方是就非才之罪。

黃淳耀文 孔子之說。理氣參焉者也。故其言曰相近。孟子之說。論理不論氣者也。故其言曰性善。辟言本程朱。便厥矯。不被[illegible]然

道氣不言而天下之辨起矣【評】無怪其然直至今日【文】則仍即其流行於氣外與運用於氣中者言之而立教可無弊也【評】流行運用總在氣內主宰却在氣上無流行氣外之理【文】在天之氣無善惡在人之氣有善惡【評】纔說氣即在天亦有善惡陰陽風雨之過不及是也【文】夫性混兮闢兮可以意遇而不可以迹求者也吾亦安能直指哉【評】性善已直指矣若云混闢則性善上面尚有一層反轉入告子甲裏陶菴於先儒之說堂堂正正處無不洞達條貫求其精奧未能盡每欲向上別尋此處未徹疑團如栲栳矣【文】饑而欲食壯而欲室此人所謂情也而不可謂之情【評】告子達摩子靜伯安皆以此爲性矣

【孟長安文】天下有滅性之人無毀情之人【評】性也究竟滅不得只是昧耳亂耳

此情字指未雜者而言。

此情字。即下惻隱四件。不是通後來流轉之情

其情。正在不知不覺處看。

性爲中涵。倘疑其未必盡善。況情之流動攻取者。頃刻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猝乍感觸。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爲最眞。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平旦好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證。以見善爲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執此不知不覺處爲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

下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矣。是此節註脚。

若夫爲不善節

黄淳耀文 大鈞賦物。授以冲漠之精。即幷授以達此至精之具。謂

有贏縮其間。則是擇聖賢而多予之才。擇中人而恢予之才也。

評 謂無異同則可。若贏縮則未始無有。

惻隱之心節

惻隱羞惡。情也。其感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發揮至仁義不可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

發鑠 將以仁鑠我。而君子見其假矣。將以義鑠我。而君子見其襲矣。評 艾評此即告子義外之意。余謂不然。告子義外。正指性之義而言。此所云假襲文數。乃似是而非之仁義禮智耳。鑠字但取自外至內之意。言本無而强入爲有也。其銷亡鍛鍊意又隔一皮。

惟統於心。故求之在思。

詩曰天生蒸民節

性情才已道盡。此節只証據。

有物句。是証結性善。民之秉彝二句。是證結情與才之善即性善。

孟子立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据之意。重好德句。

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如後世金溪姚江。皆主此說。孔孟却以則為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見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理在氣先。亦即在氣中。惟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泯然無閒。後來欲說即气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之合一也。孔孟之合一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彼說之非。與孟子性善作頭敵矣。

此一節引証。正見古人讀書旁通曲喻之妙。禪家竊之爲不犯正

位者也。蓋人之解悟融釋。每滯於本地而得之他端。所謂豁然貫通。本如是耳。

性善是非理解。上文已詳盡。若於此復起辨論。即爲文複要解詩與孔子之言。與性善之說。如何相同。又增添註脚。不得末三句吟哦上下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令人省悟之妙。能看透此節。緊對今曰性善一節。作應作結。不止是泛泛引証。微情妙解。自然迥出矣。

明道先生說詩。不曾章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節。

唐順之文 吾夫子從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人性之道乎。**評** 或云。孔子贊詩。只統說知道。中夾人性二字。是先輩泥拙處。余却謂評者泥拙也。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義。其實詩人止字

是助音耳。可曰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說詩時。不必加入性字。孟子引證。却不妨坐定人性。況天生物則秉彝懿德詩人已明具人性義。與彼此例又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性哉此種論法。似是而非。當蔽除之。

若但作孔子說詩一則。則懿德下又須補綴辨性善闢三說論頭矣。惟其引來。只當得自己說話。故自文竟在耳。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故曰口之於味也節

論者云。做心之所同然者何。怕混上文。便是粗心語。上文是就口耳等說。此即就心中指出同然東西。語脈迥別。

陸文霦文 不謂之心而謂之理。不謂之心而謂之義。何謂乎。謂其同也。**評** 心固有不同。心之理義則同。此正儒釋之別。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若如後世講學當云理義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心也矣湛甘泉改註云在心爲理處物爲義只改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以物爲外是分內外之論非皆備之旨也如此說義又何嘗不在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理與物畫成三片此求合而得離也大約禪學最怕者理字後來偏要拈理字以明其非禪只將開物字則理字便好活用此正倚某教張侍郎所謂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援引人去之術也姚江格物之說正是此法乃反以程朱之說爲義外試思合外內者義外乎分外內者義外乎亦易辨耳

以理義印証心之同然不是以心之同然註疏理義故只在悅理義處著解便深得程子註中之意

〔□□發〕天下本然之一體可疏觀以盡美而後大共之詞不得疑

之以惝怳。[評]理也，義也，兩也字不混。聖學只是分明，異端只要籠統。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鐵板註腳。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為兩個也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呆煞分看，便是告子義外。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人，即成何棄。若謂滿街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即是無忌憚。掃除兩路，方見孟子吃緊為人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此章緊要在存字。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義，氣淸時可驗良心之萌蘖，所重不在氣，故說氣便須根心好

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蘗，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舉不得。

此一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尤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即從孟子息字得宗也，從此推論，皇極之元會運世，與靈素之叅黔玄赤，一時磕碎矣。

雖存乎人者節

雖字直起，應緊接上文說。

心仍在，只良心放失耳。

氣日裏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

日夜平旦無刻不生，只平旦易見耳。

平旦之氣兩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餘，旋即是旦晝牿

亡隨其後。然則所爲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

嚴流文 此其時。亦非遂有所爲心也。不過氣焉而已。非遂有所爲仁義也。不過好惡焉而已。評 正良心之萌蘖。但在氣上見耳。牿亡時未嘗無好惡。此好惡相近。正是仁義之心。只幾希耳。下語太徑捷便有病。

相近幾希。貼定仁義說是。

集義養氣求放心。是孟子實下手工夫。發前聖所未發處。曰仁義之心。曰良心。曰仁人心也。說箇心便指著仁義。未有離仁義而單言心者也。此處說心說氣說好惡。俱要緊靠定仁義。

好惡未嘗亡。只不與人相近者。便是牿亡之。

旦晝牿亡。尙有夜氣一綫滋生。至於反覆則消者日甚。而息者不足以供所消。此一綫澌滅。良心乃兆盡矣。須重發反覆二字。

不存是不存良心非不存夜氣也。

不足二字危甚。

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日間牿亡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泯牿亡只指旦晝所爲不是夜中亦復牿亡。

夜氣之不足以存爲良心溺且絕也惟良心之溺且絕故違禽獸不遠若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

[illegible]心自有存之之力原非聽命於氣【評】此是操養正意【文】近於幾希者非氣存其心也心有息焉者也亡於反覆者非心汨於氣也心無息焉者也【評】所以只要存心未嘗求存氣也。

所云違禽獸不遠亦只於好惡見之。

此不是言人爲禽獸之易正言爲禽獸之難耳如此日焉夜焉而

猶未至禽獸。直至幾反幾覆而後始不遠也。每句作逗。每段作斷。方知爲禽獸如是之難。然細思之。却正言爲禽獸之易耳。可畏哉可畏哉。

故苟得其養節

養字正教已放人用力。正是存字源流。

孔子曰操則存節

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乃進乎形質而載夫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卽生乎操舍。其爲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只是單心字。孟子借以證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言。便易陷禪宗去。

孔子所言。與孟子不同。一屬氣上事。一屬理上事也。孟子養之得失有工夫。孔子操舍。但指其收放而言。

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論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耳。

孟子引此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卽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爲物。最活變不測。惟其活變不測。故有道心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不得混過。

卽聖人盡性。亦只是操之純熟。其活物自同。

程子論出入二字故曰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把捉以儆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爲正不必黏煞操舍也無時與莫知其鄉乎看若側串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一轉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陳子龍文君子之不用小人間之也賢良入對即憂偏聽之奸而急參衆人之論奸邪在旁偏有推誠之德而遂成拔山之難云云**評**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與利行王政之與好勇好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火熱水深說時未嘗不足用爲善而卒不能改從故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與有爲孟子之所以歎蓋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王不能知己而爲智也孟子此篇都講性道爲學之旨看前後章自明若從己之用不用說王之

智不智，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雲間好講事功，惡言理道，故其言如此，亦似爲當時用烏程不信東林而發。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節

此節似咎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故下節云云。

今夫弈之爲數節

不專心致志，正是非若緣故，有因章末二句語氣，謂講非若之矣，亦不宜老實說明者，眞俗論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孟子已提清在上，故章末只用反辭決之，意已足耳。今人非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邪。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節

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爲二。卽此一分之中。使近日多少刀頭舐蜜人。喚回殘夢。

只認得一我字眞。便得何加兩字之理。

萬鍾侈於家。不能侈於我。今人卽以家爲我矣。謬甚。

鄉爲身死而不受節

[illegible]文　或行乞之閒。忽然動念。苟留吾身。他日富貴。我所固有。今之屈者少。而後之樂者多。則不受者受矣。[illegible]轉念卽陷入禽獸而不知。以後雖知之而不得不然矣。紛紛失足。皆坐此耳。[illegible]若令未死之日。萬鍾之有。蕩然而無遺。行乞於道。非禮相加。惻然心動。吾又知其必舍生而取義也。而惜也萬鍾累之也。[illegible]今日富貴。明日行乞。又是一番面目心術。說得可笑可哭。蓋自本心

喪、但爲利欲所驅使。爲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舍倚萬鍾不得。彼赫烜者無論矣。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即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於方技求萬鍾。尤爲失心之甚者也。

譏訶笑駡世人。儘尖酸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即以問其人。亦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即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寒鐘。一炊熱夢。念此更應猛省。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首節

繙譯光文 指仁而即謂之心。不可也。指心而即謂之仁。不可也。評

先著此句好。文 仁而非心，則天理之粹然者將歸於無，而無所附麗矣。心而非仁，則此心之昭然者，將墮於有，而失所主宰矣。評 不落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文 冲漠無朕之中，萬感未形，是心之寂然不動者也，即未發之中，而仁之所以為體者也。事變紛紜之際，百為妙應，是心之感而遂通者也，即已發之和，而仁之所以為用者也。評 心仁際分歷歷。文 體用一原，形而上下，無精粗之異，顯微無間，性與知覺無道器之殊。評 心仁合一處歷歷。學者不但不識仁字，先不識心字，因不識二字，看此文直平易無味矣。能細會之，便識得此二字分處合處，賓主回互處，不然，難言也。

義為人路，異端遂指為外，不知路在外，而所以由者仍在內也。事父則宜孝，事君則宜忠，豈亦在外乎。知此則路亦不是外物，異

端自打成兩橛耳。

義只人路。須人由之始得。

人有雞犬放節

此章心字。與他處泛言心不同。

【陳際泰】人有心而自放之。則仁病。仁病而義無不病。仁足以總天下之義。義足以總天下之事。而心足以總天下之仁義。【評】上兼說仁義。此專說求放心。須有此發明綂會。

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此節註云。上兼仁義。下專論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講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

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爲馬也

根定首節說來纔是心字眞解

學問之道無他節

正惟求放心所以要學問知求放心乃是學問之道兩邊說來方得

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爲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此却犯朱子所謂以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是若謂先存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云仁人心

也哉。此正緊聖學與異學分界處。總緣於學問外。另有箇求字工夫。即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字工夫。如此。則學問與心全無膠黏。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黏。有仁亦得。無仁亦得。只心不走作便是。卻是蹉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仁分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便收得心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原不消學問得。參禪坐功。皆可悟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其所弄之猢猻。便守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謂與一錢而亂。及金谿姚江之徒。一悟之後。凶德敗行。靡所不爲。惟其求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放心。孟子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矣歸本之詞。非極頭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

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一作說盡話便錯。

【陳際泰文】大賢重事心之學。【評】如此下語便倒。【文】放心既求。而心之道盡矣。【評】可以上達正有在。【文】心失其眞學問雖勤。無補性命之理。【評】此金谿姚江之學問。彼自以為學問。而非其道也。提眞字便落彼家。【文】古有至人焉。一意靜攝。曾不立學問之名。【評】古無此至人。其册曇邪。

【又陳文】君子之為學問也。不治其儲要。而先明其指歸。【評】眞說個要便落狐蹤。【文】古之人。有假借之法。而昧者失之。則徒守其筌蹄而已矣。【評】不是假借那一件。不是道理。【文】苟明其旨歸。即屏棄乎學問。可無害也。【評】這便說壞了也。一屏棄便失指歸。【文】若人之本原。既已全收。而外來之迹。君子有以捐之。【評】如何捐得

君子擴充變化。正多多益善耳。○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靈也。而所統之妙。與之俱爲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爲仁人心也。心放。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之養之。使復爲一也。異端亦曰求心。但舍事理以爲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衆理應萬事。自聖人觀之。雖妙明圓淨。如如不動。眞常流住。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根學問之道講。若謂只要求心解得。更不須學問。便是臨濟曹洞金谿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文中離處在個要直提。看學問是假借筌蹄。緣他所指學問便粗淺止將載籍誦讀當之。豈知却是學問中一件事耳。聖賢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治平。

其說豈止如此。

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爲金溪姚江邪說所亂。但講做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自以爲得而已矣語氣。不知其流入於不必讀書窮理邪說去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爲當時陷溺者喚醒路頭。故指示大段處多。舉工夫處少。如此章養大者。下章先立大者。極其儆切。然只是大段。須有人問大者如何養。如何立。定有個方法。在惜時無人焉足以發之也。然其方法亦只在孔曾思三書中。可想而知。必無別傳宗旨。陽儒陰釋之流。喜其空闊不說煞。可以改頭換面。每借容大之言以行其私。且云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其壞亂至不可窮詰。不知孟子之言。實不如此。如陸子靜講義利內外處頗足動人。

及說到工夫本領。則一齊差却。蓋大段易取。實際難得也。學者須就其中尋取孔孟工夫著實處乃得。

體有貴賤節

養小定失大。養大卻兼小。

養其大。則小亦得養。若而崙背偸四體非邪。只本末主使有別耳。

【[illegible]】若目不能窺所未見。耳不能察所未聞。手足不能指據於所未到。而恃此一物者。遂有以周乎宇宙而無困匱。【評】明目張膽為親切指示之言。然亦得之象山龍川者多。此一物三字。便是陸家照腰子。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曰鈞是人也節

物交物。所以交之由。其弊病源流。須與勘盡。

自聖人以下。防交之害同。

二氏怕交而欲絕之。則交引之根反固矣。

心之官三字逗斷。其味自領。

楊以任文誠得其惟一者。又不必於心之中。分人分道也。鍾然則堯舜聲剩支離邪。此等語句最動人。然最害理。艾視聞之惺惺莫非知也。深思以致知。古之大人。是以有自得焉。[illegible]心得其官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此理自好。

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耳目一段對。不與心字對也。人皆說成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矣。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大體耳。艾千子謂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內。思則得之。則皆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也。坐說看得

之意。致生謬解也。

艾南英文自記 心之官則思。此思字雜形氣理欲在內。思則得之思字。方是慎思誠意之思。惺然不散於物。若兩思字作一樣看。則下文不思者。豈盡灰槁其心乎。評 朱子曰。心之官則思。固是原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却倒把不是作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順他做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蓋下文先立立字。即此第二箇思字也。

羅萬藻總評 心亦體也。顧此乃天之所有意與人者。而謂非其大者乎。

評 此天之所與句。總大小體言。次句乃責重大體。今將次句黏連上句。謂大體爲天意所與。則此字竟單指大體。豈小體非天所與乎。曰先立。則耳目之官。非無貢成也。但重在大耳。

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

立字中有工夫。

金谿所謂先立其大。立其所立。非孔孟之所謂立也。

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其立言。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詹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

陳際泰文 世之人必欲掩聰塞明。而後得以自安者。其內度敗也。

評 吳端怕外緣。正坐大者不立。或云三界惟心。他正單立這箇

耳曰他先去了理義叫大者如何立他自以爲立却又壞了這大者非立也。

孟子當舉言淆亂人心陷溺之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實指工夫處少故其語多懸易爲外道所假借陸子靜亦指此句爲註脚却是改頭換面之術耳如此節講先立大者是甚卓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七篇中大約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即工夫邪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得如何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者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即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真是孟子意中工夫爲難耳。

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生枝節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則已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令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末節惑之甚甚字。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固已惑矣。最宜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今人始終只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謂孟子有以人爵歆動今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與古人又何別邪。故重看人爵。都是窮秀才眼熟科甲俗腸。非書旨也。而評家又以爲得歆動意。皆拜塵望火之見。此病雖在文字。而害中心術者。故不可不辨。

滿腹皮猴急科名。揣摩此題。如何不鄭重人爵邪。孟子正爲此輩

喚醒春夢耳。豈肯更增他驪邊枕子乎。

首節

學者不識得天字。憑他英雄才智。壓倒在氣數之命下矣。氣數之命。即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個天命之性在。此是氣數沒奈他何底。聖賢只爭這些子耳。孟子特提個天爵。已將氣數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然是實理非虛氣也。請看孔孟程朱。今日又何嘗無人爵。故曰大德者必受命。

脫落文 人知爵之制於帝王也。不知帝王之爵孰爲制之。評 此一語下得天驚地動。豈經生家當所有。文 人知爵之宰於時命也。不知時命又誰爲宰之。評 天升不是時命。故添因果感應勸人。即是功利邪妄。文 有仁義忠信樂善之人於此。使其出於王侯之躬。貴矣。使其不出於王侯而出於匹夫。益貴矣。評 孔孟之

修豈以人爵從不從重輕邪讀此知重人爵之謬矣○文章不朽存乎議論議論高下存乎識見若識見出孟子所謂今之人下而作此等題宜其蒐索無氣矣開口能道帝王之爵孰為制之時命又孰為宰之只此已直抉原頭將來分看合看横看竪看無不拔地倚天亦自有巖巖氣象蓋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寓言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自天字不明異端横起其最下者至袁黄了凡造為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為善夫所為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偽行善事此勸人為惡非為善也即使盡如袁黄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為善者衆自漢以

來爲因果報應之說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爲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邪獨此文講天字洞徹公私義利之原有觸於中不避世之忌諱附辨於此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惟其共樂所以貴也惟其共貴故曰天也程子曰天即理也

樂善不倦似是修字中事如何說入天爵不知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天理合下當如此古人修而不要也只還他固有耳爲要人爵而修便已不樂那得不倦此棄字病根早已生成也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在焉只爲富貴利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早已棄絕天爵矣故先儒教人尋孔顏樂處

古之人修其天爵節

修其天爵。對定要棄二字說纔精切。

修字中。便有不要不棄根原在。

修天爵。便與要人爵之修不同。人爵從。并與得人爵之人爵異。桓榮夸稽古之力。直敗露鄙夫心術矣。

從之。是孟子說中所有。古人意中所無。從字。即祿在其中意。

人爵從之後。須知始終脩其天爵。緊對下棄其天爵而言。不然。直是入關棄繻。爲小人之尤矣。桓榮稱稽古之力。古今以爲美談。不知最是壞人心術語。此李固所以勉黃瓊也。

天爵有人修在。人爵之從。正有天命在。

錢世熹 因其德之大小。以定其秩之崇卑。自有位置古人之人焉。**評** 人爵隨天爵高下。**國** 視其學之淺深。以定其身之出處。更自有位置古人之天焉。**[illegible]** 此意尤未發。方見天爵大宗。不是試

子安謂能道古人之天。直眼空三代以下。巢許一流所修原非天爵。不算在帳內。

今之人修其天爵節

此章本爲爭殖逐臭者而發。觀此節要人爵棄天爵兩言。正是孟子曲揣人情。嘻笑怒罵處。

見處纔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書理不徹。此節曰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截。出後半截看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讀書人終身志節。全在初上學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梢頭都靠文字不著。便是要棄必亡榜樣。

由其可棄。知其修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修亦非真仁義忠信矣。朱子謂孟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直廢天爵以要

人爵。如五霸假仁義。今之諸侯并不假矣。就時文言之。隆萬以前先輩崇尚實學。視制義極重。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視制義日益輕。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爲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筆試草時已棄之惟恐不速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爲耳。此豈非要棄實證乎。於是有歸咎時文不善者。不知先輩時文何嘗如此爛惡不堪哉。故做好文字。與做醜文字。其立心便有人禽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

成弘以前人尚立品。即科舉亦尋他出來。故其人尚可觀。不似而今一班乞兒相。

眞讀書而科名至。尚是修從中事。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興。士人目時文爲敲門甎。言得雋即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爲。取美官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甎時。已習成盜賊之心。

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爲揣摩遷裁之人。不獨其文醜惡。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人之所貴者節

良貴卽上章天爵。

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詩云既醉以酒節

孟子以仁義爲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卽仁義也。仁義之積中爲飽。其彰著於外爲聞譽。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豈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

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就當時鄉黨與一時市乞嘖嘖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鄙恥而羞惡者一好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只如無有矣須知令聞廣譽從仁義來原不是外邊事

【錢灌湄文】士苟奔走於要津其勢可以無不得也而獨不能並得其名【評】今亦幷得名但得齷齪之名耳【文】人夫望其車馬室廬以生貪敬之心則當之者亦足以自雄矣【評】此相榮所謂稽古之力其志識卑鄙極矣何足以自雄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來揆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進熟字亦有名象餘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

熟之是工夫。不是工效。

熟下著個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之中事。亦不僅末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道理具在。俗眼只見得一節皮毛耳。

熟之非已熟也。故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火候境界盡處。又須見得之字纔有著落。

熟之是從生做來。

而已矣是無所不畢。

熟之只是用力到盡處。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四終